

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卷二十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十六

嗚呼懷宗在位十七年而內閣輔臣至五十人其進退可謂輕矣以故賢奸雜糅忠佞不一國變之後在朝在野存者十有九人而陳魏方邱為賊所掣抔死謝李入仕

本朝卓然殉國者范公殉於北傅蔣二公殉於南三人而已其餘或起仕南朝或老死於家范公贈爵錫諡賁及兩朝大節昭著而傅蔣之死節人無述之者以其在閩也嗚呼可哀也矣今特著於篇而以死閩學者附紀焉

傅冠

王應熊

王錫衮

蔣德璟

黃景圻

何吾騶

黃士俊附

方逢年

傅冠字元甫號寄庵江西進賢人祖炯南京刑部尚書冠舉  
天啟二年壬戌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崇禎十年拜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踰年而罷家素隆貴性豪侈第宅宏  
麗田園極膏腴後房姬妾數十每遊諸姬院作長夜飲日旰  
始出肅容南都既亡

大兵下江西副將王體忠破進賢悉掠其資財婦女毀家廟  
發祖墓冠乃與艾南英起兵力不支聞隆武帝立於閩因入  
闕帝遣使勞問詔以原官督師兼勦撫事宜賜上方劍出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西丙戌四月至邵武前軍潰冠逗留不進上章侍罪會廷臣  
亦有言乃許致仕避地泰寧門人江亨龍之村舍

大兵下泰寧亨龍懼禍縛以獻大帥李成棟親解其縛延之  
坐勸令雜髮冠笑曰自古豈有髡頭宰相乎成棟曰公髮種  
種矣與髡何異不如從令冠厲聲曰文文山我鄉先正我師  
也頭可斷不可髡及至汀州見害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函首  
獄中夜吐光如白晝獄吏大驚具牲祭之因因祈卜焉己丑  
三月其子乃乞歸與身合葬或言公就執時頓足歎曰負國  
厚恩永慚泉下是夜風雨足所頓處崩塌十餘丈其赴義者  
血漬土中久而猶鮮汀州李世熊紀其事

逸史曰冠在政府一年碌碌無所表見閩中督師寸功不立

及其慷慨赴義而光怪靈異如此於是知忠孝節烈之事足以動鬼神也夫同一死者或以義死或以辱死或以誅死千載下薰蕕迴異焉為大臣者不可不知所自擇哉

王應熊字非熊號春石四川巴縣人萬曆癸丑進士入翰林累官禮部尚書崇禎六年十月與何吾驥同入閣應熊博學多才熟於典故其進也或言由貴戚田宏遇傳中旨不及枚卜由是廷臣交攻之帝屢罪言者其後以預洩詔旨而罷張獻忠入蜀應熊起兵自保宏光立因改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辦蜀寇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劾巡撫馬乾淫掠不法有詔逮問然是時寇盜充斥使命不通乾行事如故丙戌二月隆武遙加少保賜敕曰朕以臣民擁戴繼統危微倚

卿元老如身有臂祖宗疆宇未復即朕躬之有罪亦耆輔之深羞况卿總戎桑梓為謀必慎文武舉用一以委卿應熊疏謝因陳西南形勢復賜手教曰嘉卿碩畫伋望中興朕切兵行糧從之籌卿亦預申師老財匱之戒及揚展等起兵恢復川南邵縣應熊上疏報功帝輒手詔褒美之時應熊與巡按瞿昶駐兵遵義丁亥正月孫可望由重慶襲破遵義應熊遁入畢節衛十二月卒或云自盡是時可望已據雲南矣沙定洲之亂滇也督師大學士王錫衮為所囚錫衮號昆華祿豐人也以尚書家居隆武加大學士命之督師調滇黔兵入衛錫衮出家財召募義勇行有日矣定洲亂黔國公奔錫衮亦西走為追兵所執定洲館之貢院以禮待之欲與共滅

沐氏錫袞怒罵不從定洲以其人望也不敢殺羈留之粵中  
立國召入輔政命不可違及可望兵至定洲敗將歸山峒遣  
將杜其飛劫錫袞同行錫袞復罵曰我國之大臣豈從賊往  
耶遂遇害先一日其同年偵賊將棄城遣人語之曰賊將行  
恐不利於公幸潛避之錫袞曰去一狼進一虎沙與閩均死  
也何避為其時雲南巡撫吳兆元聞可望入城自縊未絕可  
望令人救之遷於中衛檢囊篋數其清節亦不殺其後滇之  
紳士無不受可望偽命者錫袞可謂得其死矣

蔣德璟字申葆黃景昉字東崖俱福建晉江人德璟舉天啟  
壬戌進士又三年景昉亦舉進士同官翰林兩人皆博學強  
記專心著述文體華瞻而德璟尤長經濟凡兵餉鹽屯諸政

九邊十二鎮山川險要纖悉在口廷臣共推之壬午六月枚卜同以禮部尚書入閣與吳牲並命德璟持正不阿多所匡救時欲行鈔法將取桑穰四十萬於浙西諸郡德璟力言不可又進御覽備邊冊深陳練餉之害帝漸悟欲用其言而德璟去國甲申三月與景昉同賜錫幣乘傳歸出國門十日而國亡在閣諸臣或死或辱論者以二臣之去為幸宏光立召德璟輔政疏辭又言先帝英武勤儉綜核萬機收集羣策禮賢愛民耿耿不遑蓋千古勵精之主所不及而一旦膺此異變茫茫蒼天真不可問所望雪恥除凶惟聖明中興是藉昔晉宋之南也河淮以北已為敵疆故偏安一隅今河淮故吾土也頃聞賊已敗奔一二逃將假名行劫中原士民翹首王

師有如時雨但使中外合力文武同心陛下命將出師迅掃  
寇氛歸於一統則老臣雖死亦有以藉手報先帝矣隆武建  
號福州德璟景昉同起入直明年八月帝蒙難德璟絕粒而  
卒景昉歸家至壬寅七月卒景昉所著有臥安館詩三十卷  
湘隱堂集二十四卷國史唯疑十二卷

何吾騶字龍友香山人萬曆己未進士由編修歷官禮部侍  
郎崇禎六年十月陞尚書與文震孟同入閣明年入同日去  
位乙酉七月隆武立於閩以原官召丙戌五月入直位首輔  
加少傅太子太保賜銀章曰輔佐中興上將幸汀吾騶有足  
疾遣內臣臨視賜以藥餌御金及八月閩破吾騶倉皇逃歸  
蘇觀生之立聿鏐也吾騶與共事十二月李成棟破廣州觀

生繼吾騶降明年禮部尚書陳子壯起兵而敗佟養甲磔之  
命吾騶率諸降臣觀焉戊子成棟內附吾騶亦來歸永厯三  
年春正月大學士朱天麟罷命吾騶與黃世俊同入輔政吾  
騶三朝元老不能以死報國卞叛卞臣廷臣咸鄙之給事中  
金堡丁時魁等劾其老不知止顏甲干重吾騶意都御史袁  
彭年所使亦使其黨參彭年章日數十上閣臣票疑稍有左  
右輒亦入白簡閣中至數日無人上使文安侯馬吉翔解之  
不聽太后乃垂簾召吾騶及堡諭曰邊事方殷先生不矢公  
協和乃同朝水火耶吾騶前引罪歸而杜門至十月竟去士  
俊字亮垣號玉齋順德人萬厯丁未狀元也崇禎丙子以尚  
書入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保丁丑十二月予告其歸也父

母俱耆年在堂封如其官錦衣衛養里人以為榮丙戌隆武  
召之未行而閩亡及永曆朝年老日昏每召對默然不能決  
一事數為臺省論列庚寅帝西幸至德慶士俊辭歸當吾騶  
之與震孟同罷也黨人造一箭落雙鵠之謠以譏切首輔今  
觀吾騶之末路亦可以得其人矣嗚呼好惡憑臆是非失實  
至廟堂之上不能進退一人用舍一事此明之所以亡也而  
後之弄筆者猶曉曉不止豈非皆遂臆之夫乎

方逢年字書田號師蠻浙江遂安人天啟壬戌進士入翰林  
丁丑六月進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甫五月而罷宏光立奉  
表賀馬士英擬旨曰先帝勵精圖治十有七年諸臣誤國違  
櫻大難苦詰問者然蓋阻其復用也南和伯方一元以同姓

薦之不報乙酉六月魯王監國遣司禮監陳進忠行人顧朱  
三召之乃應命監國始稱洪武乙酉年逢年入直改稱魯監  
國元年時朝議草創張國維總樞務逢年兼攝五部事因薦  
余煌陳函輝陳潛夫等於是左班始備方國安與朱大典爭  
餉至構兵逢年遣子成邦往解之隆武立於閩中改置浙東  
官吏逢年遣書黃道周曰監國首建義旅於越一隅奪自敵  
手均屬高皇帝子孫成功者王宜先大義而後私圖若江東  
不守仙霞嶺宜一丸可封哉隆武乃召還官吏遣侍郎陸清  
源齎銀十萬助軍詔稱皇姪監國魯王授逢年行在大學士  
丙戌逢年擢師江上因祭陣亡將士哀動三軍馬士英在方  
國安軍謀入朝諸臣共詆拒乃噤人勅逢年與閩輔黃道周

朋比將搆兩國逢年五疏乞休不許六月紹興失守王航海  
逢年扈從不及走台州將間道歸閩蠟書上隆武言

王師且入閩宜早為備及貝勒招之與士英國安俱出降從  
入閩延平破搜得其疏同斬於水口逢年素無才能其未降  
也以為閩未必即亡故通閩以為再入計不虞其猝發也生  
平行誼與士英本無異趣乃卒以詐降與之並戮論者醜之  
逸史曰君子不必死責人以為死固難事也然有識之士  
視死易立功難故召忽先管死仲以生之必不如管仲能霸  
也公孫忤臼先程嬰死以生之必不如程嬰能立孤也古之  
人先自度其材擇其可立名者而從事焉故未嘗自露其短  
而名永存後世不量力而妄貪富貴致身敗名裂而不恤如

吾騶諸人其在平時未有失德也遭罹大故一死殉國豈不  
與信國同烈哉乃出事行朝一無建立隱忍偷活為世指笑  
不知美名厚實二者難兼德不稱位物來敗之後之君子可  
不鑒於斯哉

南疆逸史卷二十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二十一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十七

瞿式耜

張同敞

何騰蛟

堵胤錫

瞿式耜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文懿公景溫孫也登萬曆丙辰進士為永豐令擢授給事中坐其師錢謙益事下詔獄事解家居久之南渡起應天府丞十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江南既破唐王立於閩廣西為靖江王亨嘉封國舉兵爭立遣使來召式耜式耜拒不往乃劫之去幽於邸第式耜密約總督丁魁楚檄思恩參將陳邦傳邀於蒼梧敗之亨嘉

奔回桂林其大帥楊國威部將焦璉素有忠義式報陰與之  
合及魁楚等圍城璉以下與諸將盟登城破之遂執靖江  
王閔封魁楚平粵伯邦傳恩恩伯式報晉秩兵部右侍郎召  
理戎政未至而閔敗丙戌八月也時何騰蛟在湖南兩粵未  
被兵衆議立君咸以昭穆之序宜在桂乃與魁楚等奉恭王  
之子永明王監國肇慶進式報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掌  
部事王坤為司禮監竊國柄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方以智等  
咸以事引去式報每事駁正不少屈焉蘇觀生立唐王聿錡  
於廣州式報乃奉王即帝位遣兵禦觀生兵敗式報視師峽  
口十二月  
大兵破廣州坤挾王西走丁亥正月朔至梧州魁楚辭赴岑

溪縣守險從官散失隨行惟式紹一人二月至桂林時肇慶梧州皆破

大兵先驪過平樂坤請召武岡鎮劉承清入援因入楚式紹泣曰東藩已失所存惟桂林一隅若復委而去之武岡雖金城湯池何能長久臣本起此以舉事願與此地俱存亡乃以式紹為吏兵兩部尚書總督軍務留守廣西封焦璉富川伯鎮桂林加陳邦傳為侯守昭平上竟赴武岡焦璉自全州回未三日而

大清兵亦至衝入文昌門參將王天爵謀內應城中大恐式紹立中衝召璉拒戰連殺數百騎騎奔勢始定式紹乃誅天爵督璉且戰且守自三月至五月曉夜立矢石中善拊循士

卒與同甘苦故人無變志承膺援兵在城索餉而譚式韜括庫藏不足夫人邵氏捐簪珥佐之既而與璉兵不和竟謀而去城幾破者數矣會陳邦彥等攻廣州

大兵東回璉復進陽朔及平樂府陳邦傳亦由潯復梧州廣西再定式韜之力也捷聞進少師太子太師封臨桂伯疏辭不許秋八月武岡破上回次彬州長沙衡州並失何騰蛟等俱至桂林郝永忠盧鼎諸鎮兵雲集式韜籌畫糧糗日不暇給十一月上自象州回桂林式韜與新輔嚴起恆並典機務而馬吉翔以錦衣指揮與焉何騰蛟仍督師出全州戊子二月郝永忠之衆潰於靈川入桂林上倉卒欲西幸式韜泣諫曰敵騎在二百里外何事張皇今挫遷無圖日國勢愈弱

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所依且勢果急甲士正山立咫尺天威勸激將士背城借一勝敗未可知者以走為策我能走敵獨不能躡其後耶上厲聲曰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式報泣下沾衣駕甫出永忠放兵大掠煙火漲天城內外如洗騰蛟方犒兵永固聞變馳回潰兵已飽掠避去

潰兵聞之乘虛進逼桂林式報為亂兵傷足卧騰蛟至持之痛哭招集散亡焦璉胡一清趙印選等兵數十人復入城守禦戰於城下又戰於甘塘坡巖關俱大捷

潰兵回楚是役也桂林危同累卵非式報忍死鎮定嶺西如破竹矣事既定式報遣使慰問三宮起居上始知式報無恙為之泣下賜精忠貫日金章並銀幣以旌其功焦璉等皆晉

爵五月李成棟以廣東內附來迎上式報請留桂林不得八  
月上由南甯至肇慶自成棟之反正也天下欣然有中興之  
望功名之士自技來歸間闢輻輳然大臣材智卑下經理無  
術外倚成棟為長城建牙委篆動不必咨之內則向顏色於  
元胤聽可否於彭年等事不出此數人雖建必毀成棟與陳  
邦傳新舊爭寵文臣亦互相左右水火日深式報以擁戴舊  
臣每事持正東西皆藉以為重四方人士爭歸桂林焉未幾  
成棟死騰蛟被執勢益不支騰蛟部趙印選胡一清等無所  
歸率兵詣桂林式報大喜奏封為侯伯留守桂林遣璉屯陽  
朔璉大息曰瞿公驕客兵輕腹心吾不知死所矣庚寅正月  
南雄破上復西走陳邦傳擁兵東下金堡等被杖於梧州式

報疏殺不聽十一月五日

清定南王孔有德入巖關諸鎮兵皆潰桂林空無一兵式報  
出令招撫不復聽衣冠坐署中總督張同敞亦至曰事已迫  
矣公將奈何式報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矣同敞曰然君恩  
師義同敞當共之遂笑留與式報飲家將控馬至泣請出危  
城號召諸鎮圖恢復式報揮去不聽厥明被執見孔有德式  
報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同敞大罵左右白梃擊之左臂折扶  
出同幽於別所軍中壯其節間遣以酒食同敞慷慨縱飲為  
詩歌題墻壁俱滿式報間一和之閏十一月十七日遇害式  
報生平愛佳石行至獨秀山中見一石命行刑者曰吾死於  
此從之前給事中金堡已為僧矣上書孔有德請收葬而吳

江人楊藝已先請其屍負之出為具衣冠棺殮瘞之於城北  
門外事聞贈式報粵國公諡文忠贈同敵江陵伯諡文烈  
張同敵號別山江陵人故相居正曾孫也居正死其世蔭皆  
削奪崇禎間治尚綜核頗思居正之所以為治者同敵上疏  
訟冤復其中書舍人壬午奉使存問楚之諸藩未復命而國  
亂從隆武於閩襲錦衣衛視師湖南依總督何騰蛟偏撫章  
曠同敵有文武材下筆數千言立就受知於大學士瞿式耜  
乾贊稱弟子意氣慷慨知兵有膽略帝駐武岡考選翰林同  
敵以文章改侍讀劉承胤跋扈同敵與御史毛壽登累疏劾  
之既而承胤以武岡降人服同敵之知人上入粵西同敵以  
總督兵部侍郎監胡一清軍於全州每悍將不用命輒忿然

曰死當立廟於此庶吉士錢秉鐙嘗過瀕江同敞與之遊龍  
隱洞洞大如百間屋東壁有黨人碑開數百年矣同敞聞之  
與秉鐙目痛飲其中指所作詩文語錢曰余無子此乃余子  
也誰為余留之因泣下曰天下事無可為矣往時督戰兵敗  
余不去則將士復回往往取勝昨者敗兵踣我而走矣士心  
如此何能復振余惟一死自誓矣庚寅

大兵破全州一清師還至榕江同敞亦遂來桂林時上已遊  
於南嶺十一月五日

清兵入桂林同敞自靈川回過其家不入中道問曰瞿公安  
在曰尚在城同敞曰安可使留守獨徇社稷遂趨回式耜署  
式耜曰子無城守責可以無死同敞曰君恩師義同敞當共

之次日被執孔有德命之跪同敲罵曰汝非我毛姻家僕耶  
有德大怒厲聲曰余乃大聖人之後也同敲曰汝辱侮先聖  
罪當萬死有德氣咽直前批其頰牽去將殺之式韜曰張司  
馬國之大臣死則同我不可加以無禮有德乃止與式韜改  
館於別所使吳人按察使王三元蒼悟道彭曠勸之曰國家  
興亡何代無之兩公何必僅守拘儒之節不然者且為僧式  
韜曰僧者降臣之別名耳同敲則不答臨刑取白幘於懷中  
服之曰我為先帝服也與式韜同死暴雨震電頭既墜而躍  
者三人為辟易云妻許氏聞難亦自縊死

何騰蛟字雲從其先山陰人成貴州黎平衛所居有神魚井  
無魚也騰蛟生魚忽滿井五色巨鱗大者盈尺居人異之天

啟辛酉舉於鄉知南陽縣流寇至輒破走之後從巡撫陳必  
謙擊賊於安皋斬首四百級由是知名累遷淮徐兵備道平  
土賊有功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時新經獻賊之亂湖  
北地盡失國南侯左良玉據武昌兵衆而無紀遠近畏之騰  
蛟慷慨赴任日盡瘁於邊事良玉亦服其威望與之交歡南  
渡進總督騰蛟曉星象初入楚語人曰賊已入晉燕分前星  
易位帝星照南兩月而言驗八月疏言紫微垣若隱若見帝  
星微弱主天子憂疑臣工不和願陛下祇肅臣僚共回天意  
明年三月果有左兵之變良王之將內犯也慮騰蛟襲其後  
又以其望重若藉以號令四方騰蛟不聽乃大掠城中以劫  
之將吏倉皇入保督署騰蛟以印授家人令速去坐堂上亂

兵入飛矢集几案不為動良玉使人請曰某行矣願一見公而別騰蛟赴之既登舟舟遂發使四裨將守之次漢陽門騰蛟罵曰吾封疆大臣豈從賊耶因役於江守者懼誅亦赴水死騰蛟浮數十里遇漁者救之得甦將吏及故士卒聞騰蛟在稍稍集家人亦持印至遂入大冶通山之間左兵東下甫決旬闕賊十萬來自陝潰入楚掠漢陽武昌而東啣左兵之尾

大兵追闕者又數萬水陸踵至自荊河至安慶數千里間日接陣格鬪紛拏散走會大雨四十日百川漲溢賊敗所在積尸成邱李自成僅引數騎馳入九公山居民白梃擊殺之騰蛟乃自[甯]州間道入瀏陽向長沙是時良玉已死軍降南都

已覆

大兵方略武漢諸城邑楚人相傳騰蛟入水浮沈三晝夜不死有大龜負之登陸皆以為神爭相向從矣先是良玉操楚事騰蛟不能制乃請以知州章曠為監軍道傳上瑞為長沙道與督學道堵胤錫各練兵一萬至是皆以兵來會未幾舊鎮馬進忠張先壁盧鼎等亦次第來歸軍聲稍振七月唐王立於閩晉騰蛟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封定興侯督師並以章曠堵胤錫為湖南北巡撫李自成之死也其部下劉體仁郝永忠等以衆無主欲歸騰蛟擁衆四五萬人入湘陰距長沙僅百里城中懼上瑞請騰蛟出避騰蛟曰死於左死於賊一也何避為時長沙知府周二南請往偵之以千人往賊謂其

迎敵也賊殺二南瑊其從卒城中益懼士女奔亡乃遣部將  
萬大鵬單騎往賊迎入營飲之酒飲畢大言曰督師以湘陰  
禍小不足以容大軍請移屯長沙何如乃致騰蛟手牘且曰  
公等皆大丈夫去逆效順反掌間耳督師推心置腹公等誠  
能歸朝誓永保富貴諸人大喜惟壇而盟乃率五百人來長  
沙而騰蛟開轅門召見人人撫慰推牛饗宴命至演武場觀  
軍容先壁以兵三萬列侍旌旗蔽天戈甲耀日萬馬奔馳寂  
無人聲永忠等踴躍聽命乃同其黨袁宗第蘭養王進才牛  
有勇各以其衆來歸騰蛟驟增師十餘萬威名大振而堵盾  
錫亦降李錦高一功等十八營於松滋之草坪衆三十萬號  
忠貞營當是時降者既衆騰蛟欲以舊軍參之乃奏授朝宣

先壁為總兵與劉承胤李赤心郝永忠袁宗第王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南北謂之十三鎮然諸鎮本起盜賊或隸左籍皆驕蹇自恣而朝宣永忠尤貪殘所至剽掠殺戮無虛日騰蛟驟節制之有所疏令多不能從騰蛟亦無如何也明年丙戌騰蛟與

大兵戰於岳州城下又戰於藤溪戰於湘陰皆大捷乃請加永忠恢剿左將軍先壁恢剿右將軍餘陞授有差江楚間民兵皆結砦固守以應方謀大發兵復武昌岳州及江西之袁州吉州會闕破贛州亦不守人心搖動兵不果出十月永明王立於肇慶改元永<sub>曆</sub>加騰蛟太子太保丁亥正月

大兵破廣東上自肇慶幸桂林騰蛟與武岡鎮劉承胤俱以

兵赴難承胤遂挾上走武岡騰蛟朝於行在帝慰勞有加承胤忌之請留輔政實欲以解兵柄諸鎮皆怒張先壁引兵趨武岡請誅承胤承胤懼何騰蛟諭解之先壁掠寶慶西去承胤復喜仍以騰蛟督師出衡州而衡州之師已潰惟郝永忠王進才以兵至餘皆降初騰蛟建十三鎮以衛長沙至是無一足恃時人恨之五月騰蛟自衡州還永州巡撫章曠卒於東安

大兵攻寶慶破之承胤屢戰敗遂降上奔古泥

大兵還攻永州郝永忠等走騰蛟獨以胡一清兵力戰城下十餘日一清曰吾外援已絕內儲復匱死空城無益遂擁騰蛟突圍出北至全州郝永忠亦集湖南潰兵數萬人入桂林

域中大沸騰蛟駛入與留守瞿式耜分布諸將自桂林域中  
之北盡全州興安靈川駐永忠兵城東永圖義駐一清及  
趙印選兵其他鎮兵自將留桂林十一月上自象州復回桂  
林戊子二月

大兵破全州至興安郝永忠兵大潰掠桂林而南上奔南圖  
騰蛟方按師永圖聞報急引胡趙之兵還保桂林會金聲桓  
反

大兵俱還駐武昌騰蛟招集潰散得二萬人將出楚巡撫堵  
胤錫與馬進忠亦攻下常德報至騰蛟即出巖關身先士卒  
大戰日月橋遂復全州進攻東安克之於是舊鎮將次第自  
山中以師來會圍永州三閱月克之乘勝克衡州進攻長沙

十一月堵盾錫以忠貞營兵自常德趨湘潭騰蛟相見喜甚  
時大鎮集湘潭者數十家最後馮進忠亦至與忠貞營有舊  
隙會江西被圍趣赴援騰蛟乃與盾錫議自督進忠及諸鎮  
兵圍長沙盾錫率忠貞營兵援江西忠貞營請破長沙而後  
行己丑正月烏金王師將至湘潭進忠及諸將皆走避忠貞  
營見之亦走騰蛟曉起營壁皆空乃大哭曰五年督師心血  
嘔盡而所成竟如是天也遂緋衣而坐堂上不去執見烏金  
王勸之降對曰王何患無降官降將哉果以我為血性男子  
何惜一剑遂不食七日且死謂寺僧曰取一粟河水飲我是  
水自衡來猶吾君之水也滌腸胃而死瞑目矣遂見害於大  
步橋下棄尸橋側經月不腐水暴漲不流積沙隆然起成墳

中生一樹交枝甚繁霜雪不凋長沙父老至今見者為垂涕  
云事聞贈中湘王諡忠烈子文瑞奪情以食都御史監胡一  
清軍病卒自騰蛟卒而其家之神魚井亦空無魚焉黎平破  
舉族見屠

堵盾錫字仲緘號牧游宜興人父堵翁無子禱於祁山神夢  
神告曰余昇而子而自擇之使導至一室指冠進賢列坐者  
示之翁不欲又指儒衣巾列坐者示之亦不欲旁窺小室見  
一牧牛兒卧乃請曰願得此為子神曰此非而子也果欲是  
且減而算己而生盾錫因字之曰牧子少孤育於外氏及長  
恢廓有大志聞流寇蔓延愈慷慨思自奮於功名性嗜酒范  
金為大斗銘曰天若減賊除非堵截又嘗上書太守自薦邊

才其豪宕如此崇禎丁丑成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進郎中  
出為長沙知府山賊蕭湘宇等竊發擾安仁圍鄉數敗官兵  
勢甚熾膚錫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渠魁  
於是中外稱知兵宏光立陞武昌兵巡副使改本省督學會  
左聞文誼總督何騰蛟走長沙分湖南北為汛以膚錫攝撫  
湖北隆武因陞右副都御史實授巡撫李自成既死其養子  
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號三十萬逼近大震膚錫欲撫之  
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中皆取決而高氏第一功所部二  
萬人為諸軍最乃身赴其軍錦一功以鐵騎數千乘迎入營  
稱詔賜高氏命服並賜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其軍皆踴  
躍拜謝軍中置酒膚錫引危教以臣忠子孝大義侃侃數千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言衆皆感動明日高氏出拜謂其子錦曰堵公天人也汝不可負於是別部田見秀劉汝魁賀藍李來亨等來謁皆拔撫事聞隆武帝大喜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他部爵皆通侯號忠貞營加盾錫總督侍郎賜劍並鳳紐銀印以寵之丙戌二月李高等率兵攻荊州凡旬有二日城且陷會大霧赤心等募食帳中忽殺兵數萬至飛矢如雨軍大潰盾錫急召楊國棟張先翠等分駐澧州及洄子河防禦其冬永明王立於粵晉兵部尚書明年三月上至武岡加東閣大學士封光化伯辭不受五月大兵下湖南武岡破馬進忠王進才等俱走盾錫亦入永定衛及永保諸土司中戊子春江西金聲桓來附

大兵自湖南回駐武昌庠錫傳檄諸鎮俱出湖南四月馬進忠復常德王進忠復桃源澧州石門忠貞營亦克荊州宜城使來告捷諸潰兵皆會五月進忠戰於牛皮灘又戰於麻河俱勝之詔晉封進忠等為公侯因並加封李赤心亦為公李赤心自夷陵渡江分道趨武陵馬進忠惡之必正率精騎數百突入常德進忠佯設酒高會陰使人具舟渡老營東去日晡進忠擁騎數千披甲注矢焚城廬舍及沿江船必正輩亦怒請北還庠錫恐有他變以好語撫之進忠略益陽縣而東其忠貞營駐常德歲饑乏食謀進取長沙乃以監軍御史毛壽登總兵楊國棟守常德庠錫自率標兵二萬人及忠貞營東攻長沙不能克遂至湘潭與何騰蛟會未幾馬進忠亦至

以前隙不和騰蛟乃議留進忠兵攻長沙詹錫率赤心等援江西己丑正月

大兵至湘潭進忠等皆走騰蛟死之詹錫來至攸縣南昌已破乃分遣堵正明尹其瞻將五千人守永興陸士毅守安仁龔龍守攸縣自率萬人及胡一清之師守衡州三月戰於草橋兵敗走來陽將趙永興而永興安仁攸縣三鎮兵俱先潰正明士毅等及待詔潘哲中書舍人邵履正等皆死之詹錫聞報走柳州中途遇敵幾危者數矣當午忽大霧夜行有螢火數萬隨照之以故得晝夜兼行達桂陽復為楚鎮曹志建所用志建鄴人封侯昌伯有衆數萬屯三湘之南界地險而僻得免蹂躪忠貞營兵敗過之大掠志建患甚以其為詹錫

所招降也並憾庠錫迎庠錫入龍虎關殲其隨行將士五百  
餘人於關外庠錫與其子得逸出入徭苗聞粵西貢生何圖  
復結咎楚粵界上使人告以難圖復率兵來迎因得走赴之  
間道至賀縣志建衡之竟殺圖復六月庠錫至肇慶拜大學  
士入閩三日李元庠惡之乃復請出詔賜龍旂總統天下兵  
馬使出粵楚至梧州部下叛去者三千人以赤心等不足恃  
思自結於孫可望因楊畏知之請封王也矯詔封可望為平  
遠王九月檄召李赤心等不至庠錫乃遣其營親諭之赤心  
初敗於彬州戰馬鎡仗盡失士卒疲困入粵未久無意北去  
欲庠錫請高雷二部以休士庠錫不可數日竟拔營而西散  
居南甯及賓橫之間庠錫恚恨病作別部劉世俊劉國昌使

人來告願自從出楚脣錫悅親至潯迎之期於十一月望日  
北發忽感寒疾革草遺疏自為誄詞慨然曰吾荷國重任不  
獲免宵赴闕馬革裹尸今畢命卧榻間死有餘恨營衣起欲  
自沈於江左右力抱持之是夜卒二十六日也贈潯國公諡  
文襄後改諡忠肅子正明亦以是年夏先卒於軍明年遺腹  
生子上命有司月給廩餼蔭錦衣指揮使脣錫強毅敢為而  
中藏機械不如騰蛟之忠誠及其死而粵事愈不支矣自以  
幼孤不逮祿養及第後奏持服三年枯桐復華蛛絲成孝字  
世傳桐華篇云

逸史曰瞿何張堵四公者粵中之柱石也忠誠有餘才略亦  
偉故能扶翼傾覆僅而立國留守之在桂林危迫者數矣以

身率衆任用賢將保其疆者四年之後進新集還舊衛督矣  
何堵兩公經營南楚以為外藩方其撫闕逆號忠貞健將如  
撓騎如雨向之覆神京戡帝后屠毒中原莫之與抗一旦俯  
首歸命聽我羈勒其事豈不偉哉惜皆盜賊餘習貪襲王章  
難援國法有句義利則附人害則颺去湖南之壤得以旋失卒  
不能有助於中興古之受降者必遵其精壯散其疲弱配以  
舊將隸以他官相為監制故能臂指如意得其死力今兵則  
聽其屯聚將則無所變更彼其部曲依然更假國威又安能  
復鈐制之哉然四公者惟其精忠而愈光雖功業未就而名  
永垂矣

南疆逸史卷二十一

南疆逸史卷二十二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十八

嚴起恆

王化澄

朱天麟

文安之

吳貞毓

楊畏知

郭之奇

嚴起恆字秋治山陰人崇禎辛未進士以部郎出知廣州府有惠政陞銜永道副使張獻忠蹂躪湖南列城吏民逃竄起恆獨守永州戒門卒旦晚鼓吹如常永人恃以安去者漸返隆武時為戶部侍郎管錢法永歷初督監督湘南軍餉丁亥八

月上在武岡

時稱奉

進東閣大學士

大兵日逼上播遷蠻陬起恆扈從不及走萬村已聞駕在柳  
州間道從之瞿式耜請幸桂林上命起恆先往相度還言式  
耜忠勤飾儲以待幸上乃往桂林起恆與式耜同入直兼掌  
吏部賜啟沃重臣銀印明年二月永忠亂又從上至南園  
其秋李成棟請幸廣東上駐肇慶起恆請補降附諸臣依隆  
武朝原官授之當是時李元胤挾其父勢掌錦衣衛事親幸  
袁彭年以反正功掌臺綱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金堡丁時  
魁蒙正發等深相結納主張國事日夜集謀攬權納賄遇事  
蜂起視輔臣蔑如也時人目為五虎起恆每事持平多不憚  
五人意又與文安侯馬吉翔司禮監龐天壽從上共事久相

得無問五人輒指為邪黨時時抗疏論列起恆亦不以為意已而陳邦傳劾堡欲請為己監軍以困辱之五人大怒以朱天麟擬旨不斥邦傳也入朝大開天麟因之去位而起恆反與五人者合庚寅李元膺出援廣州上至梧州邦傳以兵入衛尚書吳貞毓等十四人合疏參五人專權亂政上逮湘客等下錦衣獄起恆請對於水殿不得入乃跪沙濱申救不許貞毓欲並逐起恆使給事中雷德復劾之上怒奪德復職會鄭國公高必正入覲貞毓等語之曰朝事壞於五虎今幸敗矣而主之者嚴輔也君側之惡未除朝事寒心公入見若能於立談間而決去之名且不朽必正領之起恆聞之遂辭上而去五人惴惴待命庶吉士錢東澄言於必正曰公以嚴輔

為何如人也夫五虎前者之詆排嚴輔公所知也今五虎被  
阱他人處此未有不困之釋憾者獨嚴輔捐其夙怨盡力救  
公以為君子耶小人耶必正意悟既見上具言起恆公忠無  
私宜專委任金堡等處分亦太過遂請手敕身自追之及之  
平浪而返堡等得減死論大學士文安之入朝起恆讓為首  
輔安之尋請督師川楚十二月從上至南園孫可望之請封  
也金堡言祖制無異姓封王例起恆亦力持不可而潯鎮中  
軍胡執恭矯詔封可望秦王可望大喜受賀及楊畏知還始  
知其偽可望大怒別遣官請旨意在必得秦封從官集議王  
化澄朱天麟以為與之便而起恆及文安之郭之奇復以為  
不可許兵部侍郎楊鼎和自外至助之言起恆悅進鼎和尚

書明年烽火日逼乃議使編脩劉蕡赴黔許之封王而改稱  
曰冀以別於矯封之偽可望終不悅畏知因請再至南園議  
之可望使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等先將兵入殺鼎和於寔崙  
至起恆舟問滇封是秦非秦起恆曰君遠來迎駕其功大矣  
朝廷且有特恩若專問此是挾封也毋乃不臣乎張勝遂推  
墮起恆於水經宿虎負其尸出於岸勝等並殺其門人給事  
中吳霖歎御史張述載起恆為人和易於武夫兀莽  
朝士機械之中能委曲隨俗故入直最久獨於滇封一事執  
而不化以隕厥命而禍且中於國獨不聞漢祖之王韓彭乎  
彼其時天下之勢未定也信且以漢終不奪吾齊以拒蒯通  
之謀嗚呼知此者可以決大計矣故曰識時務者為豪傑也

王化澄字登水金谿人崇禎甲戌進士歷官大理寺卿丙戌九月閏亡化澄適在粵建議立永明王與丁魁楚瞿式耜合有定策功會蘇觀生立唐王聿錡於廣州東西構兵十二月總督林佳鼎於廣州兵戰於海口佳鼎敗歿中旨陞化澄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出總粵師未行又陞兵部尚書瞿式耜聞之上疏曰化澄誠賢陛下當付之廷論以示天下公祭何以中旨用之斜封墨敕可為訓乎未幾

大兵陷廣州唐王見殺將逼肇慶上幸梧州化澄亦走潯州其明年上在武岡川總兵劉承胤內叛化澄扈蹕自施州至廣西南圖戊子春江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相繼內附化澄曰機不可失也勸上親征式耜亦贊之因駐蹕肇慶進禮部

尚書東閣大學士與嚴起恆同入直時羽機旁午化澄正色  
立朝人賴以安其明年孫可望封爵之議起化澄獨曰江楚  
潰散敗兩粵且不支能制可望之不王乎上乃封可望秦王  
給事中金堡怒其異議奏劾之冬十月與何吾驄同罷可望  
知之故起恆及禍而化澄免其後兩粵既陷上幸南園陳邦  
傅復叛截藤江劫殺朝士化澄扈駕不及因避地北流山中  
已又至端平

清帥馬蛟麟述得之通之降且遣騎召之化澄吞金而見其  
使衣冠坐堂上大罵遂見害癸丑三月十八日也事聞贈少  
保太子太師諡  
子奎光官太常少卿先歿其妾梁氏有  
殊色

清帥將納焉。截髮毀面，欲自殺。帥義之，令撫其孫，給路引，負喪歸。化澄有遺稿，留端平，殷貢生家。

朱天麟，字震青，崑山人。家世授耕。年十歲，父令學稼。天麟曰：「兒獨不可為士耶？」乃聽之。學精研，名理舉。崇禎戊辰，長進士。饒州府推官，以廉徵。莊烈帝親試之，嘉其學，改編脩告假歸。南都亡。

大兵徇崑山，天麟率紳士城守。度不支，航海入閩，授少詹事，兼侍讀。署國子監祭酒。帝以翰林官不學，少文，親試流寓貢生。拔萬荆等十二人為萃士，讀書翰林院。命天麟教習。永曆初，補翰林學士。因上疏請上親率師，為諸鎮倡。毋徒執承平故事，坐守宮禁，不報。戊子，上駐南園。三月，拜東閣大學士，賜

理學名士圖章八月從上至肇慶時江南廣東皆歸命朱天  
麟言此進取機也時不可失願陛下下親征之詔則將士自  
奮優旨報聞而已五虎方橫各疏糾大學士嚴起恆並及馬  
吉翔龐天壽上不懌太后諭天麟曰當武岡播遷時非馬吉  
翔二三人左右聖躬幾至危殆此日諸臣安在而今來辭職  
乎先生嚴擬旨詰責之天麟奏曰扈從之功固不可泯然彭  
年等所爭亦國體也宜從寬宥以開言路太后復諭如初改  
擬至再終未嘗罪言者彭年怒揚言曰朝廷謂某辭職乎尙  
某昔年以三千鐵騎西來其辭職當有其於今者上聞而泣  
更其前旨金堡之劾陳邦傳也邦傳因言堡謂臣無將則請  
來觀臣猛將謂臣無兵則請來觀臣貌兵蓋遣堡為臣監軍

且言堡昔官臨清曾汙爲命天麟見疏笑曰金道隱善罵人  
今亦被人罵耶遂擬旨金堡辛苦何來朕所未悉所請監軍  
即會議彭年等憤甚率諸臺諫入閣大譟免冠繳印天麟曰  
監軍聽之廷議未即從也辛苦賊中來亦古人成語何至如  
此執彭年手曰公等豈以小朝廷遂無君臣之禮耶夫憲者  
法也總憲者總朝廷之法也公爲總憲法紀蕩然安所辭責  
彭年掣其手而出上召羣臣入諭之視事令左都督李元胤  
持印分給之天麟遂乞休留之不可陛辭涕泣上亦泣曰卿  
去朕益孤矣天麟移居慶遠九月特敕召之不至疏言今國  
勢之危行道知之而建言者遲其私憾不圖國卹民臣不忍  
與之同朝也及庚寅五虎敗九月上召天麟入直於梧州進

太子太保孫可望欲得秦封上疏不願改號從官聚議天麟  
曰許之使我勢日衰彼力方壯我以空名羈之猶可號召以  
拒強敵毋待迂議自貽伊戚不聽十二月從幸南園其明年  
可望遣將殺阻秦封者

大兵日逼南園且不守乃封可望如天麟議可望請移駐雲  
南廷議欲上幸欽州依南園伯李元胤天麟曰元胤屢敗之  
餘衆不滿千棲息海濱士氣不振其何以護萬乘雲南山川  
險阻雄師百萬北通川陝南控荆楚今既臣順亟宜就之以  
堅其擁戴之心上從之命天麟招集土司兵授經略敕印壬  
辰八月十八日卒於廣南府贈少保諡文靖天麟清脩好學  
其在閣中獨時為上言恢復事而廷臣皆不省與嚴起恆不

相能然未嘗有所詆排也兩子為給事中御史亦為彭年等所劾而罷

文安之字鐵菴夷陵人天啟壬戌進士入翰林積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以不附薛國觀為所誣削籍歸南渡起詹事府詹事閔中以禮為部尚書時夷陵久為賊所蹂躪安之轉側兵戈間皆不赴永<sub>國</sub>元年二月以瞿式耜薦召為大學士安之性淡泊既遭國家之變絕意仕進故聞命遷延不至其後見國勢益危慨然思起而扶之四年正月上在南<sub>國</sub>安之始入朝時首輔嚴起恆入直己三年而安之入閣之命先於起恆恆見起恆避讓再三遂先安之其在閣中持重端詳熟識典故孫可望求封秦王議久不許安之深知可望豺狼之性

必不為朝廷用與起恆主不與十二月以敵騎日迫而滇黔  
又見拒於可望念川中諸將兵力尚強欲結之而共獎王室  
圖興復乃自請督師加諸鎮封爵帝即加安之太子太保兼  
吏兵二部尚書總督川湖賜劍以遣之徧封諸鎮命即賞教  
命以行可望聞之怒遣兵向於都勻五年三月安之至止之  
劫其敕印不聽入川無何而可望迎駕者殺起恆上亦入安  
隆矣可望遂誣安之賣劉甯官請加顯戮考功郎汪蛟持之  
免死譴戍而去久之還入川東依諸鎮卒無所成聞上入緬  
甸感憤而卒安之居常深念欲以車駕託之李定國而時勢  
不可不取言其後大學士吳貞毓師其意而為之不密卒及  
於難

吳貞毓字長聲宜興人崇禎癸未進士入闕為文選司主事丙戌至聲慶同與勸進丁亥上在全州命增置閣臣貞毓以大常管文選事舉筆書嚴起恆方以智二人以進時論德劉湘客方挾承膚勢冀入閣貞毓不顧也人皆稱之尋陞吏部右侍郎承膚以武岡降貞毓扈太后皇后至南園戊子李成棟納款貞毓兼兵部往廣東受之己丑陞戶部尚書時朝臣各有黨而貞毓與大學士朱天麟督師堵膚錫皆吳人為吳黨之魁素憎五虎之橫顧憚元膚弗敢發庚寅上在聲慶至梧州貞毓即偕其黨十四人劾丁時魁等下之獄辛卯上在南園嚴起恆被難拜貞毓東閣大學士五月

清兵日迫孫可望請上移駐安隆貞毓以可望恣睢無人臣

禮乃勸幸欽州爭之不得上遂入安隆上之在安隆也宮室卑陋御用乏絕守將承可望意驕蹇不遜上不堪其憂士辰七月李定國克復廣西上聞其軍聲甚盛且與可望有隙思召之入衛以語內侍張福祿全為國二人以告給事中徐極等偕詣貞毓謀之貞毓歎曰主憂臣辱我不敢辭死然諸君誰能任以行者部曹林青陽慨然請行乃撰敕諭定國辭旨哀苦青陽偽請假治葬間道馳赴定國行營定國得敕感泣許之然猶畏可望未敢誦言迎駕也而廷臣與其謀者凡十八人明年六月上以青陽久不還命貞毓續遣使往且賜定國屏翰親臣圖記都督鄭允元曰馬吉翔素黨可望保其不先洩乎洩則禍且大會南園新服遣吉翔祭告興陵因留守

馬吉翔已微聞其事未審也主事劉議新自行營還途遇吉翔謂必與謀具語之吉翔大駭即啟可望可望奏問發敕之故貞毓知事洩乃歸罪吉翔以留守南園給有空頭敕便宜行事朝廷實不與聞不知吉翔已先發之也可望故令其都督鄭國時械吉翔赴行在質對國入奏曰西藩私通奸臣脅求王爵陛下知誰主其謀也上曰此事朝臣必不敢為近者外人假敕實甚衆汝毋誣陷國怒目而出隨縛十八人者至營嚴刑鞠之衆不勝拷掠又恐其犯乘輿也同聲引罪曰乃吾等盜寶敕為之上不知也獄具悉斬於市惟貞毓以大臣賜自盡並殺太監張福祿全為國時風雷震烈觀者皆流涕戊戌上在雲南追贈十八人貞毓贈左柱國太傅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諡文忠其同死者獻人都督僉事鄭允元贈  
太子太傅武安侯諡文簡太僕寺少卿吉安趙慶禹贈大理  
寺卿給事中江西徐極江南張鑑贈兵部左侍郎御史江南  
李頌江西周元吉胡士瑞宗室朱議屺俱贈右副都御史編  
脩福州蔣乾昌湖廣李元開檢討貴陽陳麒瑞贈翰林院侍  
讀學士郎中江西蔡顯贈通政使員外郎湖廣林青陽浙江  
任斗墟四川朱秉旦俱贈太常寺卿主事江西劉議新易士  
佳贈太僕寺卿立廟安隆之馬坊大書十八先生成仁處之  
碑以旌其忠

楊畏知字介甫寶雞人舉陝西鄉試第一崇禎庚辰以保舉  
特用歷官雲南副使分巡金滄道是時中原大亂而雲南亦

受武定土司之寇連陷祿豐廣通等縣攻破楚雄畏知強殺  
知兵略自大理督兵克復郡縣楚雄人因迫留畏知遂移駐  
焉及吾必奎誅而阿迷土司沙定洲繼亂已酉十二月朔入  
黔國府焚掠巡撫吳兆元懦人也聞亂閉門伏黔國公沐天  
波乃走楚雄告急追兵方至畏知曰郡城新破瘡痍未復而  
賊以方張之勢來攻必不支我與公俱燼無益也公不如走  
永昌據重江之險比其來我以計却之賊且越楚雄而西間  
以大理蒙化賊必不能遽定回翔數月吾守禦既備傳檄四  
出賊欲趨永昌則恐吾斷其歸路欲反攻則公隨之首尾夾  
擊殄滅可期也天波遂走永昌明年春定洲至畏知城守從  
諤間語之曰黔國公已西矣爾所亟非此土也俟爾定永昌

回則朝命且下我當以鎮道禮相見且若不憂迤西諸司受  
黔國公檄而合縱來討乎而頓兵堅以自挫其鋒也定洲恐  
失天波與盟而去分兵攻屠大理蒙化畏知得於其間移郭  
外民入城繕雉堞濬池濠清四野檄調四隣兵定洲聞果不  
敢至永昌而還師攻楚雄畏知守具既集攻不能下賊發巨  
礮擊城畏知方坐城樓烟罩其前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  
畏知端坐無恙惟進賢冠失左翅因驚歎以為神畏知伺賊  
懈輒出奇兵奮擊殺傷甚夥諸土司時得畏知檄皆聚兵應  
命圓州則祿永命石屏則龍在田嶠則王克猷等陽言且  
搗其巢定洲恐解圍而東先攻石屏在田走繼陷圓州嶠峨  
永命克猷皆死迤東既定復攻楚雄分兵七十二隊環城置

營為久因計畏知守禦益堅而孫可望乘虛入雲南定洲還戰大敗遁歸阿達可望遣李定國來追定洲而已與劉文秀西出楚雄甫解嚴關可望繼至大懼畏知曰城民疲矣坐而待攻不如前拒之率兵至祿豐之啟明橋戰不勝赴水淺不死踞而罵可望素聞其名下馬慰之曰公吾鄉人也公毋疑我賊吾今來為雲南討賊耳誠得公共事當相與扶王室救危亂可望且得歸正而公功名永不朽畏知瞋目視之曰賊給我耳可望曰不信當折矢誓畏知曰果爾我與汝約三事一除偽號二守國法三禁淫掠從我者順否則逆可望許諾乃同回楚雄出兵西略所至安堵迤西八府得免屠戮為畏知也可望遂據雲南迎沐天波以歸誅定洲而是時閩已亡

湖南北被兵粵中雖立君書問阻絕詔令不至臨安故御史  
任撰倡議尊可望為國主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自王  
其國如尉陀劉龔之為者可望大喜畏知憤恨念與之爭不  
得也徒死無益惟日稱道忠義以勸其下有所忤輒鼓掌譟  
罵賊怒欲殺之屢矣有勸之者謂此忠臣也殺之不祥乃止  
已而可望與定國不和思自別於儕伍因時憶畏知言又聞  
永曆已監國於肇慶賊黨歸附者皆受爵土私計若內附朝  
廷必假我王封名號既正挾天子以令之同類必不敢我抗  
乃與畏知言微示其意畏知前曰傳有之求諸侯莫如勤王  
我前者與公言何如而不我信也今即地大兵強天下望之  
僅指為賊故不如歸命在朝顯爵祿夫洗惡名大順也受

王封大正也公又何疑焉乃遣畏知奉表稱臣請王封是歲  
永曆三年也兵科金堡首言本朝無異姓封王者三百年定  
制不宜壞自今日而輔臣嚴起恆等皆以為然畏知曰國危  
矣不以虛名招徠之而自樹其敵乎且彼固已盜也響者毒  
痛海內宗社為虛今一旦向義宜朝廷威德所能制蓋列聖  
神靈陰啟之也若因其平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踴躍聽命  
庶幾收用於萬一奈何聽一二腐儒之言坐失大計夫法有  
因革勢有變易今土字非昔百務隳壞區區議封猶必執舊  
法耶宗室朱議柔劾堡把持誤國畏知又曰朱君誤矣給事  
爭之朝旨予之使滇歸思主上而憚朝廷之有人懷德畏威  
不兩得乎議數月不決久之乃封為景國公畏知行過梧州

謂督師堵胤錫曰朝廷無知大略者激猛虎而使噬人奈何  
上遣大理卿趙昱為冊封使亦知可望且怒不敢進胤錫曰  
苟利國家我則專之璫詔封可望平遠王為易敕印以行不  
知胡執恭之先入滇也執恭者潯鎮陳邦傳中軍封武康伯  
駐防泗洲城與滇近聞可望求封欲邀結之先與邦傳謀以  
便宜鑄印署空敕封為秦王駢至滇可望以畏知之請得也  
郊迎甚恭勝黃布告將吏額手賀稱千歲儼然以真秦王臨  
封內矣比畏知回大駭曰我已受秦王封矣召執恭至質之  
畏知曰彼偽封也執恭曰彼亦偽封也行在所封景國公月  
敕印故在可望大怒遂辭敕使別遣官請旨曰臣於某日接  
敕封臣秦王於某日接敕封臣平遠王臣莫知所從惟陛下

裁賜不言原教所封及矯詔事意在必得秦也使至中朝大  
臣執議如初且以為不臣其入則不受其貢並所進白金玉  
帶等具却之時庚寅三月也可望怒益深其秋率兵至貴州  
去粵益逼及冬桂林破南園且危西窺無地乃遣編脩劉蒞  
封可望冀王可望仍不受畏知曰秦冀一也顧假何如真可  
望不聽定國等勸可望趣畏知再行以終始之畏知行未至  
而可望所遣將已殺阻秦封者楊鼎和嚴起恆等南園震懼  
始真封可望為秦王而畏知至痛哭自刎語多侵可望上乃  
拜畏知東閣大學士留南園輔政可望聞之益怒使人召至  
黔畏知見可望數之曰朝廷何負汝而擅殺大臣我固自誤  
賊豈可與為善徒負不義名於天下死不償尋除頭上幘擊

其面可望怒遂遇害畏知為人忠義激烈每陳說順逆一座盡傾定國文秀尤愛之可望亦諒其無他無意殺之也其命刑者謂左右必救徐救之以儆後然賊令嚴人不敢諫久之下令勿殺則無及矣可望悔杖其左右及行刑者畏知既死可望率兵犯關李定國敗之舉上入滇滇亡又舉上入緬卒無二心人以為由畏知之忠烈所啟云贈少保諡文烈楚雄人至今祠祀之

逸史曰易稱中孚信及豚魚豈不掠哉以可望之暴而心折畏知聽其言俯首歸命彼其惻怛至誠有以惑之也而一二庸流挾持迂論不思遠慮馴至君臣斥辱國以滅亡故夫小人之敗國人知之至庸臣之敗國則雖賢知不能救以其託

詞似正而患伏於後也漢祖有言治天下安用腐儒後之謀國者可下鑒哉

郭之奇字仲長一字正夫揭陽人崇禎戊辰進士由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歷員外郎出以參議督福建學政進副使在閩四年人多稱之流寇掠江西益王來奔閩中震動之奇率兵托杉關語長史曰封疆之臣惟知防守王不如自以己得意傳令歸國斯兩得矣甲申三月陞太僕少卿宏光立擢詹事府少詹不至永曆三年赴行在拜禮部右侍郎充經筵日講官明年正月從幸梧州當是時東西交警百官多散去之奇手書示其子曰兒勉自立吾生死從吾君不歸矣是歲擢禮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十月從上南園其明年辛卯上在安

隆依孫可望之奇在尚書時常抗言阻可望之封既有隙不可入乃棲泊海濱又浮海至蹄雞踰難交趾屬夷也還抵龍門接東閣大學士兼禮兵二部尚書之命壬辰八月泊馬鞍山中夜颶風作家人趨之奇遇大舟舟漂出海口觸巨石碎登山島獲免越日風息之奇泛小舟至牙山始知前舟覆家人盡沒甲午三月復自牙山之樂民作景宋祠祀宋六賢丙申居雷廉間己亥自江州入思忠練村又自練村還假漁舟渡至石上油村去交趾才數里入文淵州州官僦舍居之庚子至班衣山為交人所阻泊臺村自涼臺抵本嶼自本嶼抵黃約村尤艱苦自黃約村穿山至馬爹人迹幾斷自爹抵萬圃行海坪數十里自萬圃涉水則漢地矣自羅洞至松林自

松至江坪漢夷雜居之地也蓋自辛卯後凡十一年嘗歷艱苦崕崎萬端之奇卒不變辛丑交人執之以獻丁未八月殺於桂林未沒前寓書其子曰事之興廢天也成吾志焉耳年五十六有遺詩文三千餘篇

逸史曰自古未有倚盜賊而能立國者唐昭宗倚全忠而篡唐者梁也有明不察師其故智閩倚海盜而即以亡閩粵倚獻孽而即以亡粵夫盜賊小人豈可以忠義責之而起恆之徒尚欲守祖制以爭王封使折其善心肆其狡計夫祖制不王異姓祖制亦豈天子野處而望援於異姓之賊哉自謂守法彌見其不達時變而適以禍國也密敕之計得矣然既知吉翔之奸而何不先事除之直一獄吏職耳乃令幾事不密

忠貞先隕則帝之柔暗與諸君子之無謀寡斷一也要之天禍人國其幾固出意計之外哉

南疆逸史卷二十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